



倨直而易甚
有態

周策陳作師
論國體
口字補

待元作行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
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
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
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
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
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
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
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
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

論人

姚本疊齊交
不絕四字
救剛者不搏
戰

貴富者魏也欲為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
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
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
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
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儀聞
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
必薄之

雖蓋畔楚善儀者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雎
言之二人逐則楚無人矣求相求周使相之所
行有功名者秦欲立功名於秦也所欲貴富者
魏取貴富於魏也為攻於魏為魏伐人也夏謂

從元作橫

語簡而意多
自覺古簡

疊二人者三
字補姚云一
本復有二人
字

中國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如合而與之地則
楚益勁儀必不為故齊交不絕則効地緩矣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
儀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為雎謂楚王曰從親
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
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
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
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
必善二人者二人者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
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

王三本同作
韓

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重說秦使重之。收捕繫之也。雖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雖以外儀而合於齊也。儀貴惠王為王所貴也。韓魏之重儀言昔重之。二人者，郝與茂也。不從，不從秦。

意態儘熱鬧
但鍊法尚未

一本欺秦下
無也字

來者元作者
米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王不

戰國當套

必一本儀

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今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逐惠施者，張儀而王與施約結，則是欺儀。所以為王不取。惠施為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必不行此也。貴謂儀，讎謂施。

去元作告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夷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

戰國策 楚

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妙惡子之鼻子爲見

語不工

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剗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

一本立作於不買上宜有何字一本不作可

簡淨

巧

之來也。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此明因敗為成之說也。樗里滑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明懼見輕。為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滑重之。明之來。蓋自秦來。

一本齒下有曰齒二字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

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靡。舌柔順。終以不敝。靡摩同。能有材能也。重猶甚也。兩盡如齒相摩。以盡也。在車則下。在坐則起。

朋元作修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

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

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

說意妙

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

我國竟楚

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公仲時守宜陽，免免於危亡也。黠，慧也。慧也者，儼敏也。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為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利。」

亦戰國常套

利字補

一本無害字

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收，猶息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一云：秦惡與楚相敵，而不戰，則楚可以少割地而收秦。

二元作三

簡妙

圖元作圖

城渾出周，二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與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圖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

戰國策 楚

非江南讀新城想在西上

畫字衍姚本無一曰臚也與通借

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前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盡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前城為主郡。

說其令者言其欲說楚王大意也。與弱也。以鄭魏之弱而楚猶以上梁應。況宜陽之大而可以弱新城圖邪。百里之地猶不相知。況於五百里邪。蓋此時宜陽已屬秦有矣。主猶守也。為郡則士馬盛。可以備秦。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前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

亦是常套

幸元作然

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幸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有也者得二國之援也。南陽縣有陽人聚

與之一作且與之

是元作得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

得趙也。

取趙謂講於趙使親楚。非伐趙也。五大夫。楚官。無善言不賞其善。如不有之。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

環史作環

二不知元俱作不知

召字補

公孫郝史作向壽

不必說明

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懼。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即此事。句章屬會稽。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殺昧。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鉅。詎通。公孫郝。史作向壽。秦相而曰。

大王之相。蓋楚相之。必右楚也。

魏相翟强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幾相言危欲相之。公子勁秦人。行人使適四方。楚為齊請。如其使者。故曰為其行人也。質首言

欲易取其首。疾相秦。茂相魏。故交必惡。

秦恐當作齊恐

此解近是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効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收與出字相對。鯉厲合秦收地。景翠賂齊失地。楚必怨翠。故曰必敗也。賂二子使入秦。令齊知秦楚之合也。齊恐必不求所賂之地矣。與如與國之與。和好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

芋元作辛

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雖之乘秦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令芋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芋戎楚人貴於秦謂王如以私告王者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頃襄王

疊背盟二字補

蒞法

隘當從阮音

退元作追

凡語皆兩用而不複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

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次○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

如今作文只
王以三大夫
之言告慎子
一句完矣此
則復之而約
其辭複之慎
重約之適際
慎重有法道
緊有力法力
兩兼古文之
妙

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省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

只用二明日
便見誠然

又複又約

悉五尺至六
十或作悉吾
之七卒

戰國策 井然有次

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
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
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
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
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
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
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
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
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

終篇皆奇

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
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
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
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隘猶阻也。得求反。猶曰求反國而得也。復羣臣復見之也。縮感也。蓋束之。一云退也。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
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
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
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

伐國後 楚

子復請於蘇子

懷王見劫。客秦如栖。歸喪歸也。太子南。蓋自齊歸楚為南也。入言使太子得入。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中射之士。射人之在中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欺王。此士之欲以悟王也。

齊以淖君之亂事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秦。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

事字補一本。事下添警字。

齊明一作秦。

說意透文甚。矯健。

是楚楚字補
一本楚下有
王字
一本消來下
無之辭二字

揣摩中情

許漢西文奇

系下攻字補

清一散

齊齊見楚必受固是楚之聽消也適為固驅以合
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消來之辭必非
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消之辭妙
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
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
間亦可得也

淖君之亂疑即淖齒蓋楚將之救齊而殺湣王者楚討之故親秦也以示齊之有楚言以有楚之親示齊也資固為任固資也齊見楚者見其納消也消之辭必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厚齊而薄楚謾欺也以消薄齊之辭告齊則固言厚齊者非實齊必以固為欺已矣

奇體

史記無此章
此書無戈者
說要之俱為
斷簡

城元作成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
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
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
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
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
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
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
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
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

絕一作斲

指說情狀

銘元作鈿
膠一作膠
姚本食也下有
夫蜻蛉其小者
也七字
雨一作囁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
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
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
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蚩而
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
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栖
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

箕一作筭
書無筭字恐即
相也一云字

箕一作筭
為筭筭與筭聲
相近也一云字
書無筭字恐即
相也一云字
筭元作筭
筭一作筭
筭一作筭
及史無聖侯或
者古通稱歟

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
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
海淹乎大沼俯嚼鱧鯉仰嚼陵衡奮其六翮而凌
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射者方將修其筭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
之上被矰矰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
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
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
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

靈元作宣

只是辭工頗似賦體

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塞之、內而投已乎、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流走。拚覆也。謂自匿。騶殿御也。牢閑養之圈也。飴米蘖所煎。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

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衡香草。菱。菱通。俗書作菱。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盧旅同。黑弓也。磴。治玉之石。磻以石着維繳也。耘下也。如折然。茹。飲馬也。故與吐反。一云。茹溪。巫山之溪。方府之金。四方所貢之金也。填。兵滿也。與淮。北之地。句。上下有關。新序曰。身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

齊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

兵謀可觀

師行營壁之處、敵人必覘、徙而得地、已奪彼之心矣

姚本車作軍
通作見

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壁軍

壁也

考烈王

唐雖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

雖元作且

為當作謂

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臬棊之所以能為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臬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臬而令臣等為散乎

能為改本供
作為能
當云一臬之
不勝不如五
散

益謂有祿位賁諸孟賁專諸也臬博頭有刻臬形者一臬不如五散獨善不如眾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

鎬元作鄒
百字補

尹字補

章法

雖然下一本
有古無虛諂
四字

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林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殺賢

不甚鍾鍊

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

數語稍較快

韻異韻媒之

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
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
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
媒兮。媒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
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
天甚神，無自瘵也。

孫子荀卿時為蘭陵令。荀作孫。避宣帝諱之。癘
癩也。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及憐王。主斷國
專斷其國，察其私，則恐人誅已，故主斷以禁之。
禕，后服衣。謂畫袍。閭姝，荀子作閭娥。韋昭云：梁
王魏翟之美女。奢，或作都。故以為鄭之美人。媒
母，醜婦也。楚辭注云：黃帝妻。曷，惟其同。言舉世

春秋二字或
因下文衍

皆然也。朱子謂此言衰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
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為而可使
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惡，皆當於
理。而天下治矣。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為福。撥亂
反正，不難也。瘵，病也。言天
理甚明，如是者必有患禍。

後王之王補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
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
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
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
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
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

軍元作君

魏王曰以下
脫簡行在前
章今補於此

勁快

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

哉元作我

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冉子：穰侯也。猶齊曰嬰子。文子：踐踐奄之踐。所道取道也。可言聽其道。魏也。使所以信之為所可信者。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誦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

以隱語模樣
生隋處亦有
態然不為甚
工

橫人元作橫
入唐順之曰
宜作橫人

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噤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義之謂制其宜也。官之謂主其事也。報猶反也。墨默同。報報之反。反覆相尋。墨墨之化。變化無形。惟大君能之者。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非勇智者所可及也。新序。晉平公謂師曠。甚矣子之墨墨也。曠曰。天下有五墨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竇嬰傳。墨墨不得意。皆同此字。義或有異。貫猶通也。偏猶專也。死謂患難。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於天下者。載承也。不專一於致死。不專一於求生者。不足以承大名也。寇外兵。艾已所懲創。橫世橫行於世也。噤。食貌。利機者。利其發動之機。牟。取也。

奇事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盈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

木去一本未
忘

姚及一本無者字烈作引

姚云問一作問

盛元作憊字書無憊字

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孽也者謂隱痛於身如孽子也瘡隕以瘡痛而墜也嘗為秦孽蓋嘗敗於秦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

昌黎為人求與此兩書皆本此此鋪張有筆彼占閒有致若以文論還昌黎為勝

鹽元作檻

汗一作汗

外阪姚本中阪負棘姚本負棘

此聲字衍

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_沈附_膚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滄鄙俗之日

高鳴一作長鳴

篇法

戰國文多輕俊此章獨蒼勁朴直便是史漢正始

但只揚情事直說而矯健不倫有捕龍蛇之勢如此文機真不可捉摸

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大息異於小休。固固陋也。著客籍著其名於賓客之籍。齒至言可以服乘之時也。服在車前。湛沈同。白汗不緣暑而汗也。負所載也。棘言步蹇。湔手浣也。祓去惡也。高鳴屈於梁聲已之屈也。疑明嘗困於梁者。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

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

心恐故易動

階夫有未英
之謀而不能
用何必珠履
其客為
奇

調法亦與前
同

王之舅史作
君之仇索隱
曰言園為春
申之仇與此
異

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

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

劉玉篇作動
尺庸及刺也
色態全在劉
其胸三字上
此史記所無
意驕故難入

細玩此章與
史記春申傳
全同但略多
數句或即子
政摘取史記
入此亦未可
知

史記上著秦
王趙政立下
著秦相呂不
韋廢蓋取諸
此

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胷殺之
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
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
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
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
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
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
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
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無妄言可必也。朱子解易無妄云。史作無望。謂
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不治國言非將
相也。據本議言不移議。欲殺春申也。一本
據本句。據根本之地。擬議主斷君命也。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

御詞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

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

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

何王曰謂之鵲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

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

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鵲不為

陡問奇

意巧

鵠也。

方術也。○近本多附史記楚人以弋對頃襄王一章於卷末。元本無之。故不錄。

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